

在缅怀中前行

解放战争时期宁波地区隐蔽战线斗争回顾

赵淑萍

1945年9月，新四军浙东纵队北撤，留下了部分党员，组织由党委制改为特派员制。当时的方针是：隐蔽精干，长期埋伏，保存力量，等待时机。11月，国民党撕毁《双十协定》，调集了3万多人军队，分32路向四明山发动大规模的“清剿”。而且，采取“西瓜吃中心”、“渔网战”、“烧山并村”等战术，漫山遍野进行搜捕。刘清扬、陈布衣、朱之光、朱洪山、陈爱中等就埋伏在深山里，居无定所，风餐露宿。一天只能吃两餐，每餐都是爆六谷（玉米），有时，就在山上采摘野果。气候严寒，常常是两三个人合盖一条被子。烟更稀缺，只要有一根烟，大家就你一口、我一口地轮流着抽。后来，有人想出办法把“六谷须”点燃，当“潮烟”抽。在艰苦的环境中，他们满怀革命的乐观主义精神，一视同仁，亲密无间。鲍纯甫在回忆录《屏风山上》，记录了“一件棉袄”的故事：当年，他身上只穿一件布衫，一件夹袄和一条单裤，寒冬腊月冻得牙齿乱颤。特派员陈布衣看到后，就把自己身上仅有的一件薄棉袄脱下来，披在鲍纯甫身上，自己则冻得嘴唇发紫。

就是在这样的艰难险阻中，他们保存并逐步壮大了力量，建立起红色堡垒村。四明山的父老乡亲，在最艰苦的岁月里，保护战士，保卫革命。章雅山有位寡妇明海大妈，只有一个16岁的儿子，母子俩相依为命，他们经常为战士借被子、送饭。有一次，母子不幸被捕。受审时，敌人残酷地用热醋灌儿子的鼻孔，故意让母亲在旁听儿子惨叫；同时，又用门板压着母亲，支使4个人在门板上用脚踏踏，让儿子亲眼看到母亲的惨状。可是，这母子俩守口如瓶，始终没有透露一点游击队的消息。最后，恼羞成怒的敌人当着母亲的面把儿子枪决了……失去儿子的明海大妈，就成了战士们的“众家阿婆”。

在隐蔽坚持期间，由于叛徒出卖，也有不少战士付出了生命，如蒋子瑛、朱洪山、黄明、梁辉、徐英等。后来，形势缓和，战士们下山去恢复和发展党组织，发动群众，星星之火成燎原之势，在浙东大地熊熊燃烧起来。

隐蔽坚持是党中央重要的战略决策，是正确的决策。



《冲破黎明前的黑暗》一书的首发式

连，还拍“头面照”，扬言要将“闹事”的工人解雇，并将贴上照片的解雇单印发各厂。时逢“五一”国际劳动节，为点缀场面，宁波国民党党、政、工、团、妇各界在民光剧院举行“纪念大会”，有各业工人参加。当国民党党棍斯旺上台“致词”时，工人高喊“斯旺是走狗，不要他讲话。”会场群情激昂，一片混乱。随即，顺丰布厂女工、织布业工会理事应祥站站出来讲话，她愤怒控诉，矛头直指斯旺。斯旺被弄得狼狈不堪，只好溜走。这一来灭了反动派威风。后来，顺丰布厂扬言要开除“五一”大会的工人积极分子，其他工厂也想出制约工人的举措，以致劳资方矛盾激化。5月10日，各厂工人串联，游行请愿。最后，工资问题基本达到了工人的要求。

除了这几次的罢工，宁波工人的局部斗争此起彼伏。

解放前，宁波全市没有大学，完全中学有11所，初级中学3所，小学和幼儿园82所。由于国民党长期宣传的影响，也由于国民党对文教界把持甚严，所以，知识分子虽然反对内战和腐败，但不少人存在不同程度的疑虑。中间力量占了多数。

旧社会小学教师收入微薄，政治地位低下，职业得不到保障，有求和平的愿望，也有生活自救的迫切愿望，特别是物价飞涨连生计都成困难的情况下。1945年8月，从鄞东南农村进入市区的党员，在小教战线上只有3人，他们是楼君归（吴田）、诸意诚（诸丹忱）、沈显章（折伟铿）。

1946年2月，蔡成钧（韩毅）、贺思真、张永祥（张勇让）、王微荣（王毅）先后由农村进入市区，隐蔽到各小学任教。这年春天，国民党县府以办学为名，在征收田赋以外，向农民增收每亩“学谷”4斤。但这“学谷”并没有发给教师，而是被他们中饱私囊。于是，楼君归以贺思真小学校长名义，发起春游，组织贺思真、四眼碇、江北中心三所小学的老师去天童踏青，乘机召开党员和积极分子参加的“月光晚会”，联络友情并进行革命宣传。1946年4月间，由党的力量比较强的江东中心小学向全市公立学校教师提出建议：为改善生活，提高工资，各校派代表去教育科请愿。后来，又扩大到全城的私立学校。4月下旬的一个下午，百余名代表再次向县政府请愿。结果是，公立学校的老师平均每人增加两斗米左右的收入，私立学校则定了一个最低工资数。后来，又发起成立了城区小学教师福利会。利用这个组织，组织学习会、报告会，并推荐优秀的刊物和儿童读物，培养积极分子。小教界的斗争，和其他各条战线紧密配合，同时争取了不少进步开明人士。后来，小教界有不少老师进入四明山革命根据地。

1947年5月，党在国统区发动“反饥饿、反内战、反迫害”运动。这场运动遍及60多个大中城市，也包括宁波。深受日寇蹂躏之苦的宁波青年学生渴望和平民主。宁波工委指定工委委员楼君归（吴田）负责小学教员和青年学生工作。同时指派张永祥（张勇让）、王微荣（王毅）、林万鹏等开辟青年学生工作。5月，张永祥（张勇让）以

坚持在四明山上

斗争在宁波城区

活跃在文教战线

法把“六谷须”点燃，当“潮烟”抽。在艰苦的环境中，他们满怀革命的乐观主义精神，一视同仁，亲密无间。鲍纯甫在回忆录《屏风山上》，记录了“一件棉袄”的故事：当年，他身上只穿一件布衫，一件夹袄和一条单裤，寒冬腊月冻得牙齿乱颤。特派员陈布衣看到后，就把自己身上仅有的一件薄棉袄脱下来，披在鲍纯甫身上，自己则冻得嘴唇发紫。

就是在这样的艰难险阻中，他们保存并逐步壮大了力量，建立起红色堡垒村。四明山的父老乡亲，在最艰苦的岁月里，保护战士，保卫革命。章雅山有位寡妇明海大妈，只有一个16岁的儿子，母子俩相依为命，他们经常为战士借被子、送饭。有一次，母子不幸被捕。受审时，敌人残酷地用热醋灌儿子的鼻孔，故意让母亲在旁听儿子惨叫；同时，又用门板压着母亲，支使4个人在门板上用脚踏踏，让儿子亲眼看到母亲的惨状。可是，这母子俩守口如瓶，始终没有透露一点游击队的消息。最后，恼羞成怒的敌人当着母亲的面把儿子枪决了……失去儿子的明海大妈，就成了战士们的“众家阿婆”。

就是在这样的艰难险阻中，他们保存并逐步壮大了力量，建立起红色堡垒村。四明山的父老乡亲，在最艰苦的岁月里，保护战士，保卫革命。章雅山有位寡妇明海大妈，只有一个16岁的儿子，母子俩相依为命，他们经常为战士借被子、送饭。有一次，母子不幸被捕。受审时，敌人残酷地用热醋灌儿子的鼻孔，故意让母亲在旁听儿子惨叫；同时，又用门板压着母亲，支使4个人在门板上用脚踏踏，让儿子亲眼看到母亲的惨状。可是，这母子俩守口如瓶，始终没有透露一点游击队的消息。最后，恼羞成怒的敌人当着母亲的面把儿子枪决了……失去儿子的明海大妈，就成了战士们的“众家阿婆”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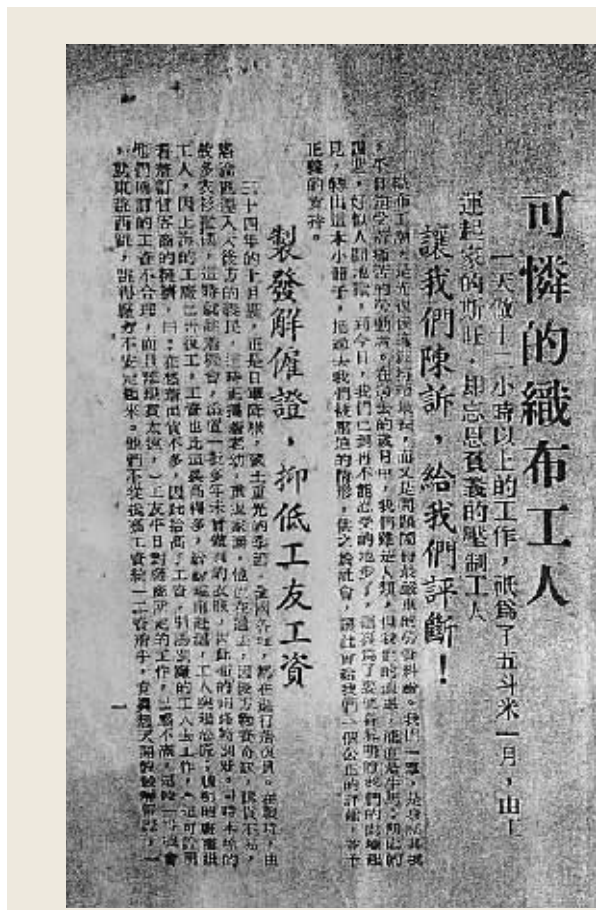
“民主青年促进会”名义，联络鄞师、鄞中、甬江女中等学校的进步学生。6月，鄞师陆谊全（吴海峰）加入中国共产党，他经常联系乐嘉寿、柴又梅、李叔明（肖明）等进步同学，传阅《大众哲学》、《时代》、《周报》及苏联革命文学著作，交流思想。他们发起建立鄞师学生自治会。1946年9月，三一中学的倪华源（孙英）联络本校李孝梅、甬江女中的徐闻芳（李群）、方梨娟（方钧）、鄞中中学的邵济钧、徐仲芳、效实中学的王书镇、浙东中学的王庸（钟康）等10余名同学，建立芜城读书会，组织阅读《群众》、《文革》。1947年初夏，宁波学生的骨干力量和积极分子的队伍已经形成并发展。

“五二〇”血案后，上海、南京、杭州等城市的大众学生拟定在6月2日（全国反战日）举行总罢课。消息传到宁波，宁中、高等学生自治会秘密传阅、张贴寄自上海、杭州等学校的罢课传单。张廷奇形势下，认为条件具备，决定以陆谊全为首的

11位同学筹划罢课事宜，然后联络各班级进步同学。后来，又串联到鄞县中学、甬江女中。宁波警察局侦缉队在电话中恐吓学生领袖，以枪杀威胁。学校又讨论开除进步学生。上级党组织下达了中小城市暂不进行全市罢课游行的指示。6月3日，鄞师全体同学在校内进行罢课，提出落实跟省立师范一样的待遇。后请愿斗争获得了一定程度的胜利。1948年建立的“烽火社”，是解放战争期间宁波城区青年学生爱国民主运动中一支重要力量。其中，胡日成（胡春）、王庸（钟康）、徐天青（沈江）、倪华源（孙英）、徐闻芳（李群）、干昌权、王礼芳等人均是骨干。后来，这些进步学生大都投入武装斗争。

与此同时，党在文化与新闻战线也开展了活动。1948年4月成立“宁波文艺协会”。协会的领导干部掌握在进步人士手中，团结了广大的文艺界人士。

从隐蔽坚持到重新开展武装斗争，恢复根据地，这期间，四明、三北地区和宁波城区两条线，都坚持了艰苦而卓越的斗争。这段斗争，成为宁波民主革命中不可或缺的部分。



这些是解放前夕鄞县织布业工人罢工、游行时，在东门大街散发的传单（胡章生提供）

文坛艺苑点将录

父亲和我

——王信厚和王晓菁

自述 我的父亲王信厚19岁便入行戏剧，至今已整整50年。他的戏，语言风趣幽默，剧情跌宕起伏，笑中带泪，泪中有思，以貌似轻松实则严肃的笔调，参悟人世，针砭时弊。

在娘胎里就开始听戏的我，从小耳濡目染，几乎是在戏院里长大的。不识字的时候，我看的是戏曲电影翻拍成的“小人书”。而识字后，放学回来，看的是戏曲剧本。因为当时家里条件一般，不会买太多的书，而那些剧本，就是父亲的工作资料，满满一书柜。有些剧本，看一遍不够，反复看。小学三年级时，就看王季思主

持编选的繁体字竖排版本《中国十大古典悲剧集》和《中国十大古典喜剧集》，为此还专门买了本汉字简体对照字典，以备标注。

如此痴迷戏曲，在高考时理所当然地选择了戏剧文学专业，却没想到遭到了父亲的强烈反对。因为父亲从事编剧这行太久，深知其艰难，希望我能选择一个轻快些的未来。那时并不理解父亲的心情，只看到花花世界的华丽灿烂，便执拗地与父亲走上同一条道路。

当真正成为一名编剧以后，才懂得华彩背后需要太多投入与磨砺，以及忍受漫长的寂寞与艰辛。此时父亲却说，我当年的创作条件远不如你，你既然

已经选择了这条路，就不要轻易放弃，坐好“冷板凳”，好好坚持，总会写出个名堂来。

这一坚持，如今我从事编剧工作也快20年了，已创作了20多部作品，并且大多获得了国家以及省市级的大奖，自己也成为了浙江省最年轻的国家一级编剧。

父亲虽已退休，但佳作还是层出不穷，刚刚完成的喜剧《甬上三家亲》取得了非常好的观赏效果。

父亲和我都是对方作品的第一读者，有欣赏，也有争辩，更多的是鼓励。我们共同为深爱的戏剧，默默地坚守着，努力着。（严龙 整理）



严龙 摄

王信厚，1944年9月出生在宁波市海曙区。国家一级编剧。曾任宁波甬剧团书记、团长，中国戏曲现代戏研究会理事，浙江省剧协顾问。创作上演了甬剧《秀才的婚事》、《罗科长下岗》、《邻舍隔壁》、《风雨一家人》、《风雨祠堂》、《宁波大哥》等几十部剧目，先后获全国和省部级奖励。

王晓菁，1974年12月出生在宁波市海曙区。国家一级编剧。现任宁波市文化艺术研究院副院长，第十一届浙江省政协委员。创作的《阿育王》、《告海海》、《沈三江》等获中国戏剧节优秀剧目奖、中国戏剧文学奖金奖、中宣部“五个一工程奖”等国家及省市奖项。入选宁波十佳青年，市第二批“文艺家工作室”。

